

数量结构的产生、发展和表量的分化

李 鑫*

<目次>

I. 绪论	IV. “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和表量的分化
II. 量词的分类	V. 结论
III. 量词和数量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I. 绪论

量范畴是人们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语义范畴，现代汉语中数量结构是表达量范畴的一种主要手段。现代汉语中的数量结构形式一般为“数+量+名”，和古代汉语表量的数量结构是否一致以及数量结构的发展变化轨迹值得研究。

量有大小之分，也有客观和主观之分，对客观世界的真实计量是客观量，一旦有了主观预期带上主观评价，那么这个量就是主观量。例如下面的句子。

- (1) 教室里有三十名学生。
- (2) 教室里有三十名学生，但女生只有两名。

例(1)当客观计量教室里学生人数时说，属于客观量。例(2)这里通过副词

* 岭南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博士生兼四川文理学院讲师

“只有”附加上主观评价，具有了小量意义，“只有两名”和“三十名”相比就是主观小量。副词标记可以表达主观量，“数+量+名”结构本身也既可以表达客观量，也可以表达主观量。例如下面的句子。

(3) 桌子上有一杯水。

(4) 桌子上有一桌子水。

同为存在句，例(3)“一杯水”表示以杯子为容器和数词结合进行计量的客观量，例(4)“一桌子水”表示无法准确计量的主观量。那么“一杯水”、“一桌子水”同为“数+量+名”形式但表量不同，“数+量+名”结构表示不同的量的差异在哪也值得研究。

本文基于数量结构表量的差异在对量词进行分类的基础上，探索数量结构的发展和“数+量+名”结构的分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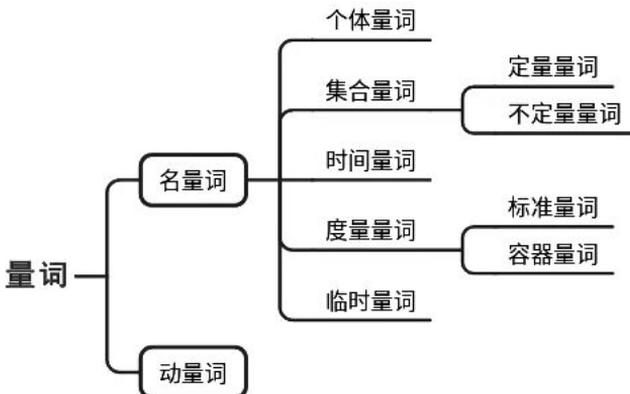
II. 量词的分类

量词名称确定并成为单独的词类后，学界开始了以列举为取向的量词分类研究。

语法功能、形态和意义是词类划分的依据，通常以语法功能为主，其理想标准既要有概括性又要注意封闭性和排他性。但前人在对量词进行分类时很难用同一标准进行分类，所以分类结果呈现多样化。首先前人采用按照功能(郭绍虞1979，刘月华2001)、语音形式(邢福义2016)、语义组合(周芍2006)以及多标准等不同的大类划分标准对量词进行分类，分类标准的差异使得划分出的小类差异较大；其次划分出来的小类的类型和名称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例如对于小类类型的划分，张志公(1982)划分的小类有容器量词但没有准量词，而赵元任(2002)划分的小类不涉及复合量词等；对于小类的名称吕叔湘(1980)、赵元任等划分的部分量词和丁声树(1999)、朱德熙(2014)等划分

的不定量词类似。

本文按照量词的功能将量词划分为名量词、动量词。虽然形容词也可以和数量结构搭配使用，但和形容词搭配使用的量词基本为名量词或借用动量词，此处不单独划出形量词类型。名量词部分按照计量单位的差异分为个体量词、集合量词、时间量词、度量量词和临时量词。个体量词是个体名词的单位，个体量词或与名词属于同类关系，如册、本等，或具有名词某种特征，如卷、条，或属于名词所表示事物的一部分，如头等，或为支配名词的动词其处置结果，如份、件等，或由支配名词的动词通过隐转喻而产生量词，如编、封等。集合量词是集合名词的单位，分为定量量词和不定量量词，定量量词指数量有定的量词，如，双、对、打等，不定量量词指数量无定的量词，如，群、些、点等，和对名词进行处置数量无定的量词，如捧、叠、捆等。时间量词是时间单位，如，月、世纪等。度量量词是度量单位，度量单位包括有统一标准的计量长度、重量、面积、体积等的标准量词，如，米、分米、厘米；升、斗；克、千克等，和没有统一标准的容器充当的量词，如，柜、盆、杯等。临时量词是将名词临时用作计量单位的词，如鼻子、火车、柜子等。具体的分类如图1。



〈图 1〉量词的分类

在各小类中，容器量词和临时量词一般由名词或名词性语素来充当的。容器一般为名词，所以容器量词一般是名词性语素或名词，临时量词本身也是名词，在作为计量单位时两者之间存在着交叉和区别。本文依据上述分类标准，梳理不同小类量词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以弄清不同小类的量词在数量结构中表量的差异。

III. 量词和数量结构的产生与发展

数量结构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量词的产生和发展。量词产生的时期较早，在量词产生之初数量极少，随着量词系统的发展和数量结构的丰富，量词在功能上、搭配上都慢慢固定下来，其成熟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文梳理从量词产生之初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和数量结构，以理清“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和发展过程，更深入地理解汉语量范畴的表达。

1. 殷商甲骨文中的量词和数量结构

首先，量词最早现于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文字体系——殷商时代甲骨文中，但限于甲骨的完整性，对甲骨文的识读和理解等问题，可以识别的甲骨文中的量词数量极少，而且学者们对于这个时期的量词的认定和分类上还存在分歧，本文以《甲骨文合集》(以下简称《合集》)为参考依据，搜索其中的量词并按照上文量词的分类依据将殷商时期甲骨文中的量词整理为以下16个¹⁾，此时期只有名量词，没有动量词。

A. 度量量词：？𠂔(货币单位)；？<(骨板单位)

B. 集合量词：朋、珏(货币集合单位)；？屯²⁾、？升³⁾

1) 牛、羊、犬、豕等在甲骨文中一般直接和数词结合形成“名+数”或“数+名”结构，本文不认为是量词。

C. 个体量词：丙、？人、？羌⁴⁾(反响型量词)

D. 时间量词：年、月、日、旬、祀⁵⁾

E. 容器量词：卣、橐⁶⁾

早期表示数量的结构多不用量词，由数词和名词直接组合，但也存在少量使用量词的用例，我们将数量结构的组合总结为以下几种：

A. 名+数，例：犬一、羊一、豕一。(《合集》378)

B. 数+名，例：虫一牛且(祖)乙。(《合集》190)

C. 数+量，例：二卣。(《合集》27404)

D. 名+数+量，例：羌三人，卯牢虫(又)一牛。(《合集》400)

E. 名+量(数词“一”省略)，例：易(賜)多女虫贝朋。(《合集》11438)

2. 西周金文中的量词和数量结构

本文以《殷周金文集成》为主并参考相关论文整理出西周金文中的量词共39个，此时期只有名量词，没有动量词。

A. 度量量词：里(长度单位)；孚、朱(重量单位)；钧、勺、丰、穀(货币)

- 2) 𠂔、屯有学者认为是骨板的单位，有学者认为是不同数量的骨板，屯为骨板一对，𠂔为屯的一半。本人认为，𠂔、屯的用法同珏和丰，珏“两玉相合为一珏”(《说文解字》)，半珏为丰。
- 3) 升，象形字，像用斗取酒浆，和甲骨文中斗字对比，斗为容器。本文认为“升”早期属于对名词有处置义的不定量量词，类似于现代汉语中的“一捆柴”，其他学者认为升是容器量词。但以后的“升”都为容量量词。
- 4) 人、羌只出现在“数+人”、“羌+数+(人)”、“数+羌”、“羌+数+(羌)”结构中，有学者认为是名词，有学者称为反响型量词，有学者称为原身量词等，即与被限定的名词相同的量词，这种结构直到东周以后不再使用。因量词处于萌芽阶段，和名词的界限很不清晰，所以在“数+人/羌”和“人/羌+数”结构中我们认定为名词，但是在“人+数+人”、“羌+数+羌”、“羌+数+人”结构中我们认定为量词，符合早期使用较为普遍的“名+数+量”结构，称为反响型量词。
- 5) 时间量词载甲骨文中已经大量使用，且与现代汉语中的时间量词一脉相承，但前人在研究甲骨文的量词时没有单独提出，本文单列。
- 6) 口，口袋，现多用“囊”，出现于《合集》7694、7696、7697、7698。

单位)；晦(亩，面积单位)

- B. 集合量词：朋、乘¹⁷⁾、两²⁾、家、生(姓)、束、秉¹⁸⁾、秭、具、品
- C. 个体量词：馘(馘)、牛、羊、旅(反响型量词)；田、人、夫、伯、丙、匹¹⁾、枚、邑、铃、两¹⁹⁾
- D. 时间量词：年、月、日、旬、祀、世
- E. 容器量词：卣

表达数量的结构组合有以下几种：

- A. 名+数，例，易豕鼎一。爵一。(《殷周金文集成·史兽鼎》)
- B. 数+名，例，一金车。(《殷周金文集成·三年师兑殷》)
- C. 数+量，例：用百罍。非出五夫。(《殷周金文集成·召鼎》)
- D. 量+名(数词“一”省略)，例：父用匹马束丝。(《殷周金文集成·召鼎》)
- E. 名+量(数词“一”省略)，例：矢束。马匹。(《殷周金文集成·散殷》)
- F. 名+数+量，例：马四匹。(《殷周金文集成·毛公鼎》)
- G. 数+量+名，例：戾易诸翊臣二百家剂用王乘车马。(《殷周金文集成·麦方尊》)

3. 春秋战国时期的量词和数量结构

本文以《诗经》《论语》《左传》《国语》等春秋战国时期的代表性著作作为该阶段量词的整理来源，并以《吕氏春秋》、春秋战国时期的钟鼎铭文等著作增补梳理春秋战国时期传世文献中的量词。这个阶段不仅有名量词，还产生了动量词，本文不列举动量词，以后各个时期相同。

各著作中的量词数量在不同的判断标准下存在差异，前人研究中也都有所体现。《诗经》中的量词因学者观点不同，有26个说，但26个量词具体所指不同，有30余个说，还有人提出有50个的说法，《论语》中量词有20个，《左

7) 乘1，四匹为一乘，此义为集合量词。

8) 秉1，束。

9) 两1，帛的单位，两2，两匹马的量词。

传》《国语》中量词都达到六七十个。量词个数的差异不仅体现了学者对量词的判断差异，还体现了临时量词的产生和定性问题。本文只列举出用于表达数量的结构中的量词。

《诗经》数量结构中的名量词列举：

- A. 度量量词：里(长度单位)¹⁰；亩(面积单位)；师¹(军队编制单位)、爵(容量量词)
- B. 集合量词：束、廛、亿、困¹¹、彘、群、握¹²、朋、耦、两²、两³、双
- C. 个体量词：两⁴、人、堵、乘²¹⁵
- D. 时间量词：日、月、年、岁、世
- E. 容器量词：卣、壶、簋、簠
- F. 临时量词：箱、仓、室¹⁶

除此之外，“夫、民”可以和数词搭配表示人的数量，例如，百夫之特；百夫之防；百夫之御。（《秦风·黄鸟》）；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小雅·都人士》）本文认为属于“数+名”结构，“夫、民”为名词。

“邦”可以和数词搭配表示国家的数量，例如，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小雅·六月》）。本文也认为“邦”为名词，指国家。

“紵、緜、总”出自于《召南·羔羊》“羔羊之皮，素丝五紵/緜/总”，对其

10) 谢耀基(2004)指出长度单位还有“寻、尺”，例如，徂来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鲁颂·閟宫》）在此用例中，寻、尺不用于典型的数量结构中，也有学者解释为度量单位活用为动词，文中不列举。

11) “廛、亿、困”出自于《魏风·伐檀》“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亿/困兮？”现多解释为量词，类似于“束”，但也存在活用之说，本文当作量词，因为出现在动词后作宾语且为“名+数+量”结构。

12) “握”出自于《陈风·东门之枌》“视尔如菽，贻我握椒。”“握椒”一般译为“一把花椒”，即省略了数词“一”的“量+名”结构，“握”表示一把能抓住的量。

13) 两³，鞋子单位，相当于一双。

14) 两⁴，计车单位。

15) 乘²，《诗经》中多计量车，此义为个体量词。

16) 室¹，粮仓。

词类和意义说法不一。一种解释为“五”通“午”，表示歧出、交错的意思。紕表示丝结，緘、总表示缝合的意思。第二种《毛传》将“紕、緘、总”都解释为数目。第三种解释“紕、緘、总”为古时计丝单位，五丝为一紕，四紕为一緘，五緘为一百丝，四緘为一总，五总为四百丝。

“发”出自于《召南·驺虞》“彼茁者，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彼茁者蓬，壹发五豝，于嗟乎驺虞！”一种解释为“壹”发语词，“发”表示驱赶的意思，另一种解释为“壹”为“一”，一发就是射满十二支箭。

“驷(四匹马)、驂(三匹马)”出自于《小雅·采芣》“载驂载驷，君子所届”。此文认为名词，“载驂载驷”形成两个动宾结构。

“筐(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周南·卷耳》)、重(朱英绿滕，二矛重弓《鲁颂·閟宫》)、友(儻俟俟，或群或友《小雅·无羊》)、秉(彼有遗秉，此有滞穗《小雅·大田》)，在颜师古的注释中说“秉”就是一束)、升(椒聊之实，蕃衍盈升《唐风·椒聊》)、秋(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这些词在《诗经》语句中都有表量的含义，但并非所有表量的词都是量词，本文不认定为量词。

《论语》数量结构中的名量词列举：

- A. 度量量词：尺、里、仞(长度单位)、秉¹⁷⁾(容量单位)
- B. 集合量词：家、驷、室¹⁸⁾
- C. 个体量词：乘²⁾、人、隅、方
- D. 时间量词：年、日、月、世
- E. 容器量词：箪、瓢、簠
- F. 临时量词：朝

“斗筲(筲，竹质容器，容量为二升)之人”，斗、筲都解释为容量单位，但在《论语》中，这两个单位量词重叠使用表示极小量，与《左传》中“咫尺”，《国语》中“墨丈寻常、步武尺寸”，《吕氏春秋》中“咫尺、鎚”的构

17) 秉²⁾，粟十六斛为秉。

18) 室²⁾，户。

词方式相同，都表示小量意义，与现代汉语中“个个、条条”等量词重叠表示周遍性大量的结构也类似。

“束脩(十条干肉)”中“束”表示数量，但已经和“脩”凝结为一个名词。

“釜、庾”原文为“与之釜……与之庾。”釜，古代量器名，容积为当时的六斗四升，相当于今天的一斗二升八合；庾，古代量器名，容积为当时的二斗四升，相当于今天的四升八合。因不用于数量结构中，所以不列举。

《左传》数量结构中的名量词列举：

- A. 度量量词：寸、尺、寻、里、两1、舍(长度单位)；成、坵、同、雉(面积单位)；升、庾、爵(容量单位)；钧、鼓(重量单位)；军1、旅、卒、伍(军队编制单位)
- B. 集合量词：家、户、室2、行、乘1、驷、耦、珏、称、肆、布、乘1、束
- C. 个体量词：张、札、匹1、两4、人、个、乘2、品、言、章、编、等
- D. 时间量词：日、月、年、岁、旬、世、稔
- E. 容器量词：箪、车、盛、缶、篚

“豆、区、釜、钟”为容量单位，但是没有在数量结构中使用，本文不列举。

《国语》中还有长度单位“墨、常、步、武”为长度单位，有“亩、同、井”三个面积单位，“石、镒”两个重量单位，除“升”外有“透、缶、秉、稷”为容量单位，“乡、轨、里、连、县、属、邑”等地方组织单位，“帅、小戎”等军队编制单位；“穀、列”为集合量词；“介”为个体量词；多了“时、纪、代”等时间量词。

《吕氏春秋》中“尝一脔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脔”作为肉的个体单位，“镬、鼎”作为容器单位，“石”作为重量单位在《左传》《国语》中均未见。

春秋战国的钟鼎铭文中还有“孚、斝、镒(重量单位)、备、辵、穀(货币单位)、鍳、膀(集合量词)、笥、鼎(容器量词)”等。

表示数量的结构类型有：

A. 《诗经》中的数量结构

“数+名”结构，如，一苇杭之(《卫风·何广》)；

“名+数”结构，如，良马四之(《鄘风·干旄》)；

“名+数+量”结构，如，有子七人，母氏劳苦(《邶风·凯风》)；

“数+量”结构，如，终朝采兰，不盈一襜(《小雅·采绿》)；

省略“一”的“量+名”结构，如，扬之水，不流束楚/束薪¹⁹⁾(《王风·扬之水》)。

B. 《论语》中的数量结构

“数+名”结构，如，一言以蔽之；

“名+数”结构，如，夺伯氏骈邑三百；

“数+量”结构，如，在予一人；

“名+数+量”结构，如，冉子与之粟五秉；

“数+量+之+名”结构，如，道千乘之国；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一+量+名”结构，如，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

C. 《左传》中的数量结构

“名+数”结构，如，人尽夫也，父一而已(《桓公十六年》)；

“数+名”结构，如，得一夫而失一国，与恶而弃好，非谋也(《庄公十二年》)；

“名+数+量”结构，如，射者三耦(《襄公二十九年》)；

“数+量+名”结构，如，或取一乘秣焉(《昭公二十七年》)；

“数+量+之+名”结构，如，千乘之国，不信其盟(《哀公十四年》)；

“数+量”结构，如，君以一乘入于鲁师(《昭公三十一年》)。

4. 两汉时期的量词和数量结构

两汉时期量词的概貌，本文以《史记》《汉书》作为两汉时期的代表文

19) 一说“束楚/束薪”中的“束”表示成捆的。

献进行梳理,并辅以对话体史书《盐铁论》、汉简等文献资料。

《史记》数量结构中的名量词列举²⁰⁾：

- A. 度量量词(32)：分、寸、尺、仞、版、寻、丈、步、里、舍(长度单位)；雉、亩、畦、顷、成(面积单位)；升、斗、斛、石、庾、钟、秉(容量量词)；铢、两²¹⁾、斤、钧、石(重量单位)；金、钱¹⁾、镒(货币单位)；伍、旅(军队编制单位)
- B. 集合量词(18)：家、双、军²²⁾、队、师²³⁾、驷、部¹⁾、裘、群、剂、贯、撮、区、室²⁾、户、抔、辈、绶
- C. 个体量词(48)：蹄、蹄角、蹄蹶、手指、足、章、树、皮、个、乘²⁾、两⁴⁾、枚、匹¹⁾、疋、具、介、口、级、人、夫、骑、头、只、根、发、纯、布、封、被、垓、领、所、面、方、张、卷、编、篇、首、成、种、度、等、品、行、倍、重、处
- D. 时间量词(9)：日、月、旬、年、载、岁、纪、世、代
- E. 容器量词(12)：酿、瓠、甗、车、荅、箪、瓢、杯、卣、篋、卮、孟
- F. 临时量词(3)：市、宫、坐

咫,出现于《孔子世家》“长尺有咫”,虽然为长度单位,不出现在数量结构中,不列举。

“蹄角、蹄蹶”出自于《货殖列传》“牛蹄角千”,“马蹄蹶千”,李文中认为是量词,相同结构的“僮手指千”中“手指”却不列为量词,且此结构为“名+量+数”结构,量词为名词的一部分,以名词一部分作为单位对名词计量,汉语中还有“头、首”等,但这样的“名+量+数”结构仅三例。

《汉书》中的量词和《史记》基本一致,其中长度单位没有“版、寻”,但有“围”表示长度单位,有学者将“引、毫厘”都作为量词,面积单位没有“雉”,容量单位没有“庾、秉”,但有“龠”,货币单位没有“镒”,集合单位没有

20) 参考李宗激,《《史记》量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21) 两⁵⁾,表示重量二十四铢为一两。铢,微小的重量单位。

22) 军²⁾,表示人的集体单位。军¹⁾为军队编制单位。

23) 师²⁾,二千五百人为师。

“剂、綏”，但有“束”，个体量词没有“根、发、纯、布、面”，但有“本”；容器单位没有“盂”。

汉简中还有“条、囊、烟、葡、桓、会、于、糸”等个体量词，“齐、困、缪、絜”等集合量词，“券”容量单位，“参”重量单位。

数量结构的组合有以下几种：

- A. 量+名，例，使秦无尺土之封。（《李斯列传》）
- B. 数+量，例，二人即同兴而之市，游于卜中。（《日者列传》）
- C. 名+数+量，例，塞之斥也，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货殖列传》）
- D. 数+量+名，例，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菽。（《货殖列传》）
- E. 数+量+之+名，例，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赵，赵立奉璧来。（《廉颇蔺相如列传》）
- F. 一+量(+名)，例，一市人皆笑信。（《淮阴侯列传》）

5.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和数量结构

魏晋南北朝时期量词的梳理，本文参照刘世儒先生《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的整理资料并辅之以《华阳国志》及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小说加以补充。

- A. 度量量词(28)：分(长度、重量、币制)、寸、尺、丈、端¹、匹²⁴、里(长度单位)；合、升、斗、斛、石(容量单位)；铢、钱²、两、斤(重量单位)；亩、畦、顷、墩(面积单位)；钱(货币单位)；旅、营、部²⁵(军队编制单位)；郡、州、县、落(地方编制单位)
- B. 集合量词(40)：双、两³、发¹、悬、架、襜、群、丛、副、具、合、沓、袞、称、部、家、户、室、落、帐、行、列、把、扼、握、掬、

24) 匹²，四丈（《说文》）。以前用于马、布，都属于匹¹。

25) 部¹，用于人，集合量词。部²，军队编制单位。

- 包、裹、束、叠、铺、围、贯、缙、珮、夹、担、聚、积、辟
- C. 个体量词(124)：：枚、个、介、口、头、腔、根、本、株、挺、茎、条、枝、支、领、轴、柄、端²、绪、床、座、名、幢、只、滴、缕、丸、颗、子、粒、点、块、片、股、间、段、分(份)、件、裁、面、幅、腰、道、张、拂、乘¹、屈、重、牒、层、级、阶、转、种、类、品、科、刻、辈、曹、等、流、门、所、处、区、人、物、树、事、纸、顿、番、通、阵、位、员、房、瓣、味、方、剂、堵、扇、管、编、册、简、卷、篇、章、首、曲、句、帙、函、封、钮、文、饼、孔、璞、指、两⁴、匹、艘、舶、幡、朵、竿、尊、躯、身、龀、会、缘、契、偈、榧度、恒沙、发²、梁、穗、餐
- D. 时间量词(15)：日、月、旬、年、岁、载、世、代、更、夜、夕、朝、宿、纪、周
- E. 容器量词(38)：器、坩、甄、钵、抄、螺、笼、薄、瓮、罍、瓶、盆、瓿、盘、碗、杯、盏、钟、樽、壶、觞、榼、卮、匙、匕、箱、篋、筥、筐、橱、奩、匣、炉、囊、车、船、舫、舩
- F. 临时量词(3)：屋、库、窖

数量结构和两汉时期基本一样，差别在于各个结构的使用数量上有很大的区别，“数+量+名”结构取代了两汉时期占优势的“名+数+量”结构。

IV. “数+量+名”结构的产生和表量的分化

1. “数+量+名”结构的产生

最早出现的量词本身都为名词，在计量时多以“名+数”结构，其次为“数+名”结构，表示客观数量，“名+数”、“数+名”结构是殷商、西周乃至春秋战国时期表示客观数量的主要形式，但随着量词的发展，从两汉开始这两种结构

表示客观数量的使用频率下降。

甲骨文中的数量结构量词都位于名词之后，这受到句子信息结构的影响。按照汉语句子信息结构准则，“未知信息一般位于已知信息之后成为信息结构的焦点。”²⁶⁾从信息量上，被计量的名词属于已知信息或者说未知信息量和数量相比偏小，表量结构的信息焦点在于数量，自然形成“名+数”结构以及“名+数+量”结构。在句子信息结构中，可以没有已知信息成分，或者可以省略，但是未知信息成分必须有，而且不能省略，于是就出现了省略已知信息——“名词”的“数+量”结构。

量词结构是在“名+数”和“数+名”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大致表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对有界事物进行量化，在“名+数”结构的基础上产生了“名+数+量”结构，但是早期的量词一般为反响型量词，反响型量词进一步发展成为个体量词。例如，早期多用“羌百”，在此基础上产生了“羌百羌”结构。然后处于数词后的“羌”再发展为“人”即“羌百人”结构，“人”作为个体单位量词产生。其二是对无界事物的量化，例如，鬯，甲骨文表示用器皿装着的酒，对“鬯”进行量化时有两种表达方式，第一种和有界事物一样，“鬯百”或“百鬯”多见，因“鬯”本身盛放于器物之中可以计量，计量时不凸显盛放的容器；第二种“鬯二卣”，“卣”为专门盛放“鬯”的容器，此时“卣”作为容器量词产生。

在甲骨文中，数量结构中的量词都置于名词之后，但西周时期出现了量词位于名词之前的“数+量+名”结构。当数词为“一”时，可以省略。殷周时期，“名+数”和“数+名”结构同时存在，但从使用数量上看，以“名+数”结构的使用较多，而《诗经》《论语》《左传》中“数+名”的结构已远远超过“名+数”结构，如果说“名+数”和“数+名”结构的混用，产生了反响型量词的“名+数+量”结构，那么在句子信息结构的影响下，量词前置形成了“数+量+名”结构。石毓智(1998)认为量词与“的”出现的抽象语法格式都一样，是位于修饰语后中心语前的语法标记。句子信息结构准则也提出如果未知信息位于已知信息单元之前，必须有标记。未知的数量信息置于已知名词前，就需要量词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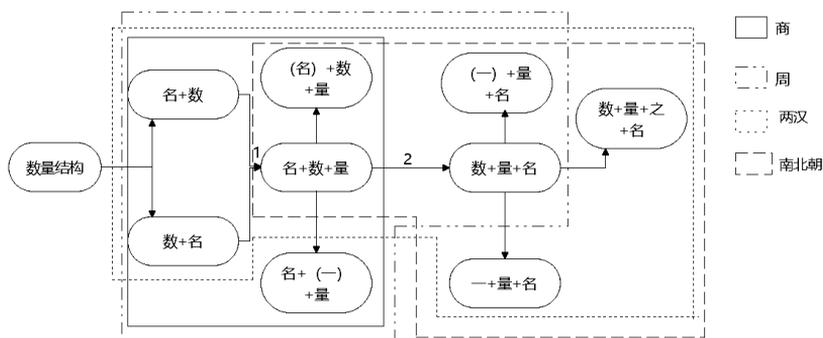
26) 陆俭明, 〈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新视野〉, 《当代修辞学》第4期, 2017, 11.

个标记,于是就产生了“数+量+名”结构,现代汉语常用的数量结构“数+量+名”结构此时产生。

两汉时期的量词数量迅速增加,度量单位类别更丰富,各小类的量制更加精细,个体量词大量呈现,很多量词产生了新的意义。“数+量+名”的表量结构使用数量有所增加。

量词发展的成熟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体现在量词的数量非常丰富,“数+量+名”结构稳定下来,量词和名词的搭配也呈现出一定的规律。

可见,量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量词从名词向专门量词的发展(图2中1)和量词作为标记置于名词之前(图2中2)两大突破为现代汉语中“数+量+名”结构奠定了基础,而数量结构也经历了以“名+数”“数+名”并行→“名+数+量”占优势→“数+量+名”成为通用结构的三大阶段。如图2。



注：春秋战国时期的数量结构呈现出图2中所有结构共同使用的情况。图中未体现。

〈图 2〉数量结构

2. 数量结构表量的分化

量有大小多少之分,甲骨文和西周金文中既有客观小量,也有大量的表达,大量多用“百、千、万”等大数表示,可能为客观数量,也可能为极大量。

《诗经》中表示大量的数量结构有两种。一、大数词+名词，如，百夫、万民、万邦等，“百夫”不是准确的一百个人，“万民、万邦”也不是客观的一万个人、一万个国家，即此结构不再是一个客观的数量，具有主观大量的意义；二、(名词+)大数词+临时量词，如，千斯仓、万斯箱(此处“斯”可以不译)、百室等，中心语都为粮食，临时量词前用“百、千、万”等数量比较大的数词形成的数量结构已经具有了大量意义，此时的大量义可能有客观意义，但都带上了主观色彩。本文所涉及的文献中，《诗经》中开始出现了表示主观大量的数量短语的用法，这两种用法都是在早期“百、千、万”等数词直接和名词结合使用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甲骨文、金文中的“百、千、万”一般与个体事物结合使用，其可以计量的客观性强；《诗经》中的两种表示大量的数量结构中的中心名词一般为通指性的，与“百、千、万”结合可计量性变弱，因此整体表达大量意义，具有很强的主观性。

在本文所整理的语料中，春秋战国时期随着时代的推进量词的数量越来越多，量词的小类也越来越丰富。数量结构的类型较之前更多，产生了“数+量+之+名”结构和“一+量+名”结构，这里“一+量+名”结构不同于以前省略数词“一”的“量+名”结构，“一”不可以省略。也可以发现省略“一”的“名+(一)+量”结构消失，甲骨文中“马匹”指“马一匹”，周朝金文中“矢束”指“箭一束”。在《史记》中也出现了“名+量”结构，例如，“车乘、田亩、人口”等词，但更多学者认为这些词为名量结构双音节词的起源。

在“数+量+名”结构中，当数词为客观数量“一”时，常常会省略，但是“一箪食，一瓢饮”中的“一”不能省略，不能替换为其他数词，其客观数量义已经虚化，“箪、瓢”作为饭和水的容器，虽然翻译为一箪饭，一瓢水，但含有了小量意义。成语“箪食瓢饮”的出处为《论语》中“一箪食，一瓢饮”，但结构上已经发生变化，“箪、瓢”作为工具，理解为“用箪”盛饭吃，“用瓢”舀水喝。

“朝”见于“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解释为一时的气愤，“朝”在甲骨文中像太阳从草丛中升起，指早晨，后也引申为短时间，如朝旦。此处“一朝之忿”不只是几个成分组合的意义，而具有了主观小量义，“一”不能省略。不能替换为其他数词。

可以将“一箪食，一瓢饮”、“一朝之忿”看作是主观小量构式的早期形式，自此“一+量+名”结构产生。

《左传》中“谋人，人亦谋己。一国谋之，何以不亡？(《宣公十四年》)”，“一国”虽然为“数+名”结构，但可以理解为整个国家的人，中心语“人”为已知信息，省略，整个结构表达主观大量意义。

春秋战国时期，数量结构已经既可以表示客观量，也可以表示主观量，主观量既有主观大量结构，又有主观小量结构，但是主观量结构使用数量较少。

到两汉时期，《史记》中“市、宫、坐”为临时量词，见于“一市人皆笑信。(《淮阴侯列传》)”，“一宫尽骇。/一坐尽惊。(《孝武本纪》)”，“家丈人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刺客列传》)”“一宫、一坐”后的“人”省略了，如《左传》中“一国”的用法类似，都表示主观大量。

魏晋南北朝时期，《颜氏家训·治家篇》“籍其家产，麻鞋一屋，敝衣数库。”《幽明录》“潜为祈祷者备材作屋，得一窖钱，料之，百万亿。”《世说新语·巧艺篇》“曾以一榭画寄桓玄。”《真诰·翼真检》“乃封其先真经一榭子。”这里面的“麻鞋一屋、一窖钱、一榭画、真经一榭子”等都具有了大量意义。

可见，数量结构在早期表示客观量的基础上，借助于较大的数词也可以表示大量意义，此时的大量意义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主观评价性，随着数量结构的发展，主观量的表达形式趋于用“一+量+名”形式，该形式整体表示主观量，根据内部组成成分的不同又分为主观大量和主观小量。“一+量+名”结构中的量词一般都为名词临时用作量词，我们称为临时量词，表示客观量的数量结构中的量词一般都是除临时量词之外的其他小类的量词。

V. 结论

通过梳理殷商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量词和数量结构，我们可以明确以下

几点：

第一，“一+量+名”结构表示主观量的用法在萌芽阶段包含在“数+量+名”结构之中，“数+量+名”结构既可以表示客观量，又可以表示主观量，表示主观量的方式，一种为“大数词+量+(名)”，另一种则为“一+量+名”结构。

第二，“一+量+名”结构最早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但使用数量极少。

第三，表示大量的手段更多的倾向于用较大的数词(百、千、万等)和量词或名词组合。

第四，随着“一”的语义的虚化，“一+量+名”结构表示主观量的意义凸显。表示主观大量的“一”具有“整个”周遍量，表示主观小量的“一”表示极少量。

< 参考文献 >

-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何杰,《现代汉语量词研究(增编版)》,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08.
- 刘世儒,《魏晋南北朝量词研究》,北京:中华书局,1965.
- 刘月华,《实用现代汉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2017.6重印).
- 吕叔湘,《现代汉语八百词》,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 张志公,《现代汉语(中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2.
- 彭华译注,《华阳国志》,北京:中华书局,2023.
- 朱德熙,《语法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 王秀梅译注,《诗经》,北京:中华书局,2015.
- 赵元任,《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 邢福义,《汉语语法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 郭丹等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
- 郭绍虞,《汉语语法修辞新探》,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 陆玖译注,《吕氏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1(2017重印).
- 陈晓芬译注,《论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
- 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3.
- 陆俭明,〈重视语言信息结构研究 开拓语言研究新视野〉,《当代修辞学》第4期,2017.
- 李宇明,〈数量词语与主观量〉,《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8卷第6期,1999.
- 李宇明,〈主观量的成因〉,《汉语学习》第5期,1997.
- 李宗澈,《〈史记〉量词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 谢耀基,〈《诗经》量词的运用〉,《第六届诗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4.
- 石毓智,〈汉语发展史上结构助词的兴替—论“的”的语法化历程〉,《中国社会科学》第6期,1988.
- 周芍,《名词量词组合的双向选择研究及其认知解释》,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
- 《甲骨文合集》 <https://www.guoxuedashi.net/jgwhj/>
- 《殷周金文集成》 <https://www.guoxuedashi.net/yzjwjc/>

<Abstract>

There are abundant quantifiers in modern Chinese, but the development of quantifiers has gone through a long period, and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in Chinese has developed from the earliest “Noun + Numeral” and “Numeral + Noun” structures to the most commonly used “Numeral + Quantifier + Noun” structures, during which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process is worth studying.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quantifiers

before maturity, clarifies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 of quantifiers and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quantifiers on the difference of quantifiers in the “Numeral + Quantifier + Noun” structure, and studies the development and differentiation of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in order to have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quantitative structure.

Key Words : 量词(Quantifier), “数+量+名”结构(“Numeral+Quantifier+Noun” Structure), “一+量+名”结构(“一+Quantifier+Noun” Structure), 主观量(Subjective Quantity), 客观量(Objective Quantity)